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跨天虹 卷五 第二則 房中妖豔抱閨黎

卻說柳婆問春娘道：「女兒，你下身生了瘡癩，卻不對我做娘的說。」春娘道：「沒有。」柳婆叫女兒到燈下，將裙子扯開看，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春娘看了，只見：桃花欲謝，看看臉上飛來；綻蕊初開，漸漸腮邊生就。蛾眉蹙損，渾身如坐針氈；鳳眼迷離，滿懷似生小鹿。顏色不寧之狀，語言恍惚之間。

臉上好似開果子攤兒的一般，青一堆，紫一堆，竟無一言回復。柳婆此時，一似田中蚯蚓，滿腹皆泥，思道：「我女兒難道被人破瓜去了？不然，這裙上的腥紅從何而來？」此時柳章台已聽得明明白白，假裝睡熟，只是不響。娘兒兩個東扯西拽，說些閒話，都去睡了。

柳婆這一夜仔細推詳，再不料在章台身上。巴到次日早起，待章台學中去了，閉上房門，拿了一根大柴，叫春娘跪在面前，細細盤問。那春娘只道這事是當官做得，說也不妨，竟一五一十不打自招。柳婆聽說，氣得十生九死，到不割捨打這女兒，倒自己跌天跌地號啕大哭起來。正遇著柳老回來，只見房門閉上，婆兒在內啼哭，連忙叫開問道：「為甚緣故？」柳婆將女兒乾的風流事情告訴柳老。柳老聽得，一口氣跑到學裡，扯了章台回來，竟要打殺這個小畜生。柳婆勸道：「且住！饒他初次。」私下扯了老兒，附耳低言道：「不要亂打，倘若打得利害，逃走了去，反要受那李家的臭氣。鄰里得知，說出實情，成何體面？正是家醜不可外揚。都是我們自己失於檢點，也不要只怨著他。且再從容三五日，尋些事故，打發他回去便了。」柳老依言，原舊教他學中讀書。

卻說章台曉得這事發覺，雷風雷雨一場，就丟開了，也不放在心上。只說柳老要尋章台的弊端，無奈他為人依娘本分，絕無間然，便心生一計，與柳婆商量道：「如此如此。」柳婆道：「有理。」

柳老即忙出門，喚一個算命的，私下與他幾錢銀子，要他依計而行。一進門來，故意叫章台立在面前聽講。那算命先生先將柳老四柱排開，算了一命。次將柳婆八字推完。然後將章台的年庚月日說與他。那算命先生推了這命，想道：「這幾錢銀子落得趁他的。這個命原是十惡大敗、遭刑法的八字。」便將手在桌上撲了一下，歎口氣道：「好呆命！好呆命！」柳老假意慌張，心下轉生歡喜，問道：「為何先生慨歎？」先生道：「這位是何人？」柳老道：「是親生犬子。」先生道：「不要怪我說，我是據理直談，一言無隱。」柳老道：「君子問災不問福，那個要你奉承？」先生道：「這個尊造叫做虎坐中堂，驚散一家骨肉，這個小官不該放他在身邊。再過一年之後，交了敗運，親人死得一個也沒，家私敗得寸土皆無。」柳老道：「過繼出去何如？」先生道：「過繼也沒相干。他命犯兩重華蓋，若還出了家，到免得損傷骨肉，日後到有升騰。」只這幾句話，已說得那柳章台毛骨悚然，心中那知是計？算命完了，柳老送了命金，先生去了。不題。

卻說柳老竟去見那賣菜的李三，把算命先生說兒子的話分外增添幾句，備細說了一遍，竟要將兒子送還。那李三見柳老言語真實，像個挽回不來的，只得勉強應承。柳老回家，就叫章台說明就裡，把他日常間的衣服鋪陳，都與他拿去，自己領著同行，竟自完璧歸趙去了。你道這件事情，沒主意中又有主意，做得乾淨，彼此無口。

不說柳老家中出脫了這個口，且說章台自與春娘含花初試，新得甜頭，雖然是外貌有虧，其實不曾走到那真正極樂的世界，卻是他心下十分情重。不料回到家中四五日，染成一場相思的大病。這病其實利害，真是形容枯槁，顏色憔悴，服藥無效，禱賽無靈。李三見兒子恁般形狀，只得得到神前發下一願：若還此命重生，舍他出家做個佛門弟子。這不是李三自發的願心，只因前日柳老說了算命的言語，因此發願。過了兩月，這病果然痊癒，真是逃得一條性命。看看將息強健，就送他在琵琶寺裡出家，法號叫做靜空。後來春娘嫁了張颺，父母俱已雙亡。那賣菜的李三亦已去世。

柳章台自出了家，學些經卷，隨著師父，到也相安。後來師父圓寂去了，他就接著當家，手裡著實從容。只是有個毛病：見了酒肉，就是他的性命；見了婆娘，連性命也不要了。寺中的小和尚輪流歇宿，小門外的俏花娘次第盤桓。正是：

空門裡面修真，風月場中閒耍。

且說張颺當初遇著靜空，只因妻家有一面之熟，常常照顧他念些經卷。說起小時來歷，又是兄妹相稱，常常走來探望，吃杯閒茶，談天說地一回，斯斯文文去了。一日，張颺不在家中，靜空走來，春娘陪他坐了一會。要曉得這和尚是個色中餓鬼，酒底下的蛀蟲，看見四下無人，又是小時私相做一手兒的，他便大著膽挨擦擦起來。問道：「妹妹，可記得當年和你後園中的勾當麼？」春娘笑了一笑，低著頭不做聲。大凡端正的婦人，遇著狂妄男子，言語之間略有不尷不尬，他便正顏作色搶白他幾句，那男子就曉得這婦人是踏不入的，此心就已死了。春娘笑而不答，已先寫一肯字。靜空便摟摟抱抱，做出無數的醜態。春娘假說道：「不要如此。倘有人走來，不當穩便。」靜空連忙四下探望，並無一個人影。轉身進去，便雙膝跪下，要妹妹求歡。春娘道：「你妹夫出去已久，這時候大約就回，寧可改日來罷。」正未說完，張颺已到門前。又是春娘眼尖手快，把靜空推了一推，道：「妹夫來了。」靜空連忙就坐，張颺進來，作了一揖坐定，扯些寡淡，就告別去。

春娘就有心這和尚，只因丈夫終日在家，難於布擺，因此鬧鬧吵吵要丈夫出門做生意。不料又遇著這個荒年，衣食缺少，一發逼得要緊。因見楊老實之言正中他意，便揀定次日，打發丈夫江邊捕魚。張颺走到楊老實家，提了單網同行。也是他時運不濟，合了張颺便生意淡薄，打來的魚，賣了不夠一日三餐，十分愁苦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縣官奉了上司明文，發米萬斛，救濟一縣生靈，滿城曉諭。張颺看見，回家對娘子道：「官府濟貧，明日我要到城中關糧。」春娘道：「該去。」次日○○○○○○○○到縣前，只見人人不口，個個爭先，好不熱鬧。張颺想道：「到了此處，用不著那斯文手段，要放出氣力擠將進去，先得者為強。」連忙放開兩手用力一擠。到也好笑，把眾人劈栗剝碌都推倒在兩邊。你道為甚麼緣故？只因荒年，都是餓得有氣沒力的，略略推動，就跌倒了。張颺忙趕上前，關得五升糧米，一路回來。

走到一個去處，只見兩個健漢在那裡相爭，你一拳，我一腳，打個不住。張颺看見，連忙上前勸解，那裡勸得這兩個定？直待他打得罷戰收兵，然後問道：「你二人為何相爭？可對我說。」一人上前道：「老官，你有所不知。這小遭瘟，十年前因娘子要到東嶽廟裡進香，對我房下借了一隻腳帶，至今未還。問他討討，他到說這腳帶是你娘子送我表記的。你道他有理麼？」張颺對著那人道：「你原沒理。借了腳帶不還，反說什麼表記不表記。」那人也上前告訴道：「老官，你只聽一面之詞。這個狗王八，七八年前老婆行經沒有草紙，到我家借了一百五十八張草紙。問他討討，他到賴得一抹光，發起願來道：「借你的揩膿揩血！」正是你說來的是你有理，他說來的是他至公，連張颺到也沒得開口。兩個又打攏來。

張颺道：「這樣打法，倘若打殺一個，什麼要緊！」拚命扯開勸道：「你們不要打了，我與你們調停。」二人住手，聽張颺發落。張颺道：「你不過要他這五升米，他若與了你，你就罷了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我只要他這五升米，就饒了他。」張颺道：「我將這五升米替他還了你，你意下何如？」二人道：「我們兩個討冷債，怎好難為你老人家？不要你的。我們當此荒年，左右是死，大家打個好的！」又要打攏來。

張颺拚命扯住，兩人就不動手。張颺再三勸解，將自己五升米千求萬告要他收去。那人只得收了，作謝而別。走了半箭路程，二人從新復將轉來，問道：「承你美意，不知老官尊姓大名，特轉來請教，後圖報答。」張颺道：「在下姓張名颺，住在東首安樂村裡。」三人一拱而別，不題。

且說春娘見鄰捨去關糧的俱已回來，不見丈夫，獨自一個只得倚閭而望。那知這個張先生也起了一個清晨，進城關糧，直到下午未回，一路想道：「我因一時好心，將米勸了人鬧。如今回去，娘子盤問，難道說與人去了不成？」想了一想道：「有理，有

理。只說被人搶去了。」正是：
夫妻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算計端正，然後放心回去。

一進門來，假意敲台拍凳，大哭起來，道：「關得五升米，被人搶去了。」春娘大失所望，到陪丈夫出了幾點淚兒，只得到鄰舍人家借了一升米。正要下廚去做飯，只見兩個人急急趕將來，見了張颺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聒噪，聒噪！」千揖萬揖，作個不住。張颺恐怕娘子瞧見，連忙扯住，眨眨眼睛。兩人都不理會。春娘在門背後看得分明，趕出來道：「什麼鬼頭鬼腦，有話直說。」二人道：「張阿奶，我們因米廝打，多謝你老官將米來勸了我們，故此特來相謝，並無半句隱瞞。」春娘一聽此言，氣得星眸直豎，兩眼橫開，嚷道：「他說被人搶去，原來與了你們。」「狗烏龜」、「狗王八」罵個不住。二人見勢頭不好，曉得是瞞著娘子的：「到是我們多禮數了。」兩人請罪而出。

卻說春娘早已生了二心，如今又為了米兒的事，竟把丈夫視為陌路，罵了半夜。那張颺也自知無理，並無一言回答，只索悶悶而睡。到了次日，依舊江邊去了。

且說近村有個張真兒，家中失火，把家私燒得罄盡。後來父母雙亡，真兒哭了三日三夜，兩眼血枯，竟成雙瞽。成熟時年，那些親兒眷兒，東家留他一頓，西家吃他一餐，還好苟延殘喘。遇著這個荒年，那些親着自顧不暇，那裡還去養他？瞎了這雙眼睛，只好束手待斃，有死而已。一連餓了兩日，並沒一些湯水沾唇，真兒想道：「這命想來逃不出的了，餓死溝渠，不如葬於魚腹，做個屈原的故事，到也清高。」一道煙摸到江邊，哭了一會，正要跳入江心，必竟孝義的人，難中有救，絕處逢生，後來報冤雪恥，享那富貴榮華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張真兒到那生死關頭的時候，忽然一人攔腰抱定道：「你這小官，為何投江自盡？有甚冤枉，可對我說來。」真兒掙扎不動，只得立定說道：「小子並無冤枉，只因遇著荒年，飢餓不過，只得尋個短見。」那人道：「我看你不是下流之輩，難道沒有親眷濟助孤寒，一至於此？」真兒道：「當日也有人扶助的，如今遇著這個年成，誰還肯顧？」那人道：「你這雙瞽目為何壞的？」真兒道：「我因父母雙亡，哭了三日三夜，兩眼血枯，成了瞽目。」那人道：「這樣，你是個孝子了。我看你這段光景，料來沒處存身，你肯到我家去麼？」真兒道：「你不要取笑。我是個吃得做不得的人，要我何用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家止得夫妻二人，我出門生意，家內無人，不過要你在門前屋後照管照管，並無用做。」真兒聽得那人語言真實，「料來不是騙我」，便倒頭下拜道：「若得阿爹救取，就是我重生父母，我就拜你為義父。」那人連忙扶起，挽手同行而回。

你道這救他的是誰？就是那不怕老婆罵，將米勸鬧的好人張颺。途中問了些家常住處、來歷姓名，張颺歡喜道：「我與你五百年前共一家，不必改名易姓，就叫張真兒罷。」閒話之間，不覺已到自己門首。春娘見丈夫帶了這個奇貨回來，心下著實一個蹬心拳，連忙問他來歷。張颺將他投江的事情說與娘子知道。春娘最怕著是有人礙眼，不便與靜空往來，見他是個瞎子，料來不妨，勉強放在家中，再作道理。張真兒拜了義母，安心樂業，聊度餘生，不題。

且說那靜空見張颺不在，便日日走動，胡為作樂，未嘗間斷。一日，張真兒站在門前，靜空走到。真兒聽見，問道：「你是甚人？」靜空竟不答應，索的一聲望內便走。張真兒喊叫道：「是那個亂走？敢是賊麼？」手之舞之，摸來摸去，喊個不住。靜空見了春娘，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春娘道：「這是你嫡親的外甥。」靜空道：「從來不曾見你懷胎，又不見你生產，緣何一養就偌大一個兒子？」兩人笑了一場。春娘將真兒來歷細細說與他聽，靜空才知就裡。真兒聽見母親與他說笑，想是熟客熟主，就不喊了。春娘叫真兒進來見了舅舅，原打發他門前坐地，兩人鬼混一場去了。

要知靜空走來，春娘是瞞著真兒的，不料這次冤家撞著對頭，隱瞞不過，只得與他說明。自此之後，真兒聽見聲音，定是相叫。一連來了十餘天，真兒眼雖不能鑒貌辨色，耳也會得察理聆音，心裡也有八九分懷著鬼胎。一日對春娘道：「我們爹爹不在家中，全虧舅舅日日走來看管。若還舅舅四顧無人，何不移來我們同住？彼此都好相依。」春娘道：「你話固雖有理，只是舅舅是個出家人，與他同處，外觀不雅。」真兒道：「嫡親兄妹，何怕外人談論？」春娘應而不答。要曉得真兒這番說話，有心打在他拳窩裡，正要察其闖味。春娘無心應口，未免日常間脫出幾句露馬腳的話來，真兒一一記在心裡。

到了次日，是春娘的生日。靜空提了些魚肉，打了些好酒，為春娘稱觴。大家吃了一會，叫真兒廚下暖酒，兩人走到房中，竟去幹那楚襄王游巫山的雲夢起來。真兒將酒燙熱，走至堂前，不見有人坐席，只聽得配房裡面就如那三月三的癩蛤蟆，急急哈哈叫個不絕，又像那七八十歲的老頭兒害了痰火病，嘻嘻吁吁喘個不盡。真兒聽了，十分懊惱，正是：

一個色膽包天何俱死，一個忠心貫日豈偷生。

捶胸跌腳道：「什麼哥哥妹妹，分明淫婦姦夫。我父親志誠君子，到討這樣一個淫婦在家裡出丑。」連忙放了酒壺，走到廚下，拿了一把廚刀：「待我殺了二人，以雪父親之恥。」正待出來，回想到：「我是個瞎子，倘若持刀進房，到被他先瞧見，反受了一個大大罪名。凡事須要三思，不可草草。」依舊放下廚刀，走了出來。

那春娘並和尚將次及席，春娘問真兒道：「這酒壺是你幾時拿來的？」真兒道：「你們在房裡的時候我拿來的。」春娘紅了臉，把和尚瞧了一瞧。靜空接口道：「就是我才毛廝裡出恭的時節。」東扯西拽，兩人心裡椿著凹凹，胡亂飲了幾杯去了。

且說張颺日間打魚，一個也無。到了黃昏時分，白露漫天，那魚不知罾網，卻有幾個游來。連試了三五次，果然夜裡生意勝於日裡三分，因此夜夜也不在家中。春娘見丈夫行蹤果有準繩，未嘗參差遲早，又想真兒必定看出破綻，因是兩人約下，黃昏進門，清晨出去，一則便於同牀共枕，二來樂於眼真兒。這個算計勝於六出祁山、七擒孟獲，一舉兩得，卻不是好。那知禍福由天，一報還施一報，吉凶有命，冤家到底冤家。

偏是這一夜卻也作怪，打魚的直打到三更時分，要一隻小小蝦兒也沒得游進網來。兩人心灰意懶，欲待歸家。只見那江中：